

武占坤 王勤 著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武占坤 王勤 著

現代汉语词汇概要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武占坤、王 勤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77千 插页: 2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2,001—36,570册

统一书号: 9089·28 每册: 2.75元

64 105/12

序 言

我国词汇学研究工作历史是很悠久的。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①从近似《尔雅》这一点看来，它当是我国已知的最早的词汇著作之一。著名的思想家荀卿，在他的《正名篇》里，对词汇的理论也作了深入的探索。

汉魏以后，词汇研究各时代都有人从事工作。

值得注意的：我国词汇研究，很多是从古今方国词汇差异上着手的。譬如第一部分类古今同义词典——《尔雅》。它就是为了扫除阅读古书障碍，从事训诂之学，研究古今词汇而成的。

在形成现代汉语的历史过程中，也有这种现象。由于从古传承下来的书面语言和发展中的口语的差距越来越大。古今词汇对比，一些所谓“俗言”“白话”中词就显得更为突出。致使一部分语言工作者对它们发生了兴趣。他们从古今书面语中寻找这些词的语源和出处。以《恒言录》《通俗编》等书为代表的现代汉语词汇考源著作，是多不胜数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词汇中许多问题，必须放在语史洪流里，才能从它的发生发展中观察得更客观更仔细。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也往往就生活在这里。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汉语词汇的金钥匙。历史比较仅仅是其中之一。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应是把现时状态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

^①《晋书·束皙传》

同时兼顾。要认识以旧质为主的古语言词汇，它如何蕴毓着新的东西；而以新质要素为主的现代汉语中也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古语残余。否则，将陷于死静的泥潭，无法发现和解决那些生动活泼富有无限生机的词汇问题。

武占坤、王勤两同志写成的这部《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注意到词汇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问题，提出了对词汇体系的一些看法，这是很有意义的。学术是在争辩中成长的。尽管某些地方的某些提法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这条路是正确的。

这部《概要》有很多长处。原书具在，这里就不一一指数。

我国词汇学研究很早，可是作为一个有理论、有规律、有完整的科学体系的语言学科，它又是比较晚的。

回想五十年代，武占坤、王勤两同志和我共同学习时，汉语词汇专著很难找到，当时仰仗的只是学术界前辈著述的启示和并世学者以其辛勤劳动为我们提供的科学研究成果。

弹指二十六年，同学们各自成长。听到书稿即将付印出版，感到无限希望和欣慰！

孙常叙

1981年谷雨

于东北师范大学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词汇概说	 (1)
第一节 词汇和词汇层	 (1)
第二节 词汇的体系性	 (12)
第二章 词的形式和内容	 (19)
第一节 词的声音	 (19)
第二节 词的意义	 (31)
第三节 词的色彩	 (49)
第四节 词的结构	 (65)
第五节 词的书写形式	 (68)
第三章 构词法	 (72)
第一节 构词法及其与词汇、语法的关系	 (72)
第二节 构词的原因和基础	 (74)
第三节 构词的材料——词素	 (77)
第四节 构词的方法及特点	 (80)
第四章 词与词的几种联系	 (101)
第一节 同义词	 (101)
第二节 反义词	 (135)
第三节 同音词	 (153)
第四节 同素词	 (167)

第五节	同形词·····	(178)
第五章	几种词汇类型·····	(188)
第一节	基本词汇·····	(188)
第二节	古语词汇·····	(205)
第三节	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	(210)
第四节	外来语词汇·····	(217)
第五节	非全民性词汇·····	(225)
第六节	不同类型词汇在写作中的作用·····	(235)
第六章	熟语·····	(249)
第一节	成语·····	(249)
第二节	谚语·····	(281)
第三节	歇后语·····	(306)
第四节	惯用语·····	(322)
第七章	简称、数词缩语、偶发词语·····	(334)
第一节	简称、数词缩语·····	(334)
第二节	偶发词语·····	(342)
第八章	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	(354)
第一节	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据·····	(354)
第二节	发展演变的社会基础·····	(357)
第三节	发展演变的概况·····	(363)
第四节	发展演变的几个特点·····	(393)
第五节	人民群众是推动词汇发展的根本动力·····	(397)
第九章	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	(401)
第一节	词汇规范的意义·····	(401)

第二节	词汇规范的几个问题·····	(402)
第三节	做词汇规范化的促进派·····	(426)
第十章	词典·····	(428)
第一节	词典与词汇·····	(428)
第二节	词典的类型·····	(431)
第三节	词典编纂法·····	(432)
第四节	我国历代的字书·····	(435)
第五节	常用的词典与字典评介·····	(450)
第六节	词典检字法·····	(468)
第七节	汉语字书演进鸟瞰·····	(475)
后记	·····	(481)

第一章 词汇概说

第一节 词汇和词汇层

一、词汇的性质

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里所有的词汇成分的总和。人们确定词汇的界说时说：“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词汇是许多词的集合体”“词汇是一种语言词的总汇”等等，这是就构成词汇的主要成员或基本成员说的。词，是构成语言词汇的主要成员，不是词汇体系中所有的或唯一的成员。语言中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也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的造句功能相当于词，其形式、结构的固定性、使用的现成性，也同于词。它是词的等价物，是结构上大于词的整体性的造句部件。所以，熟语也是词汇成分的一种，不能把它排斥于词汇体系之外。

同时，词作为语言的主要建筑材料，为了自身的生成，也有自己的构成材料，这就是专职或非专职的词素。由于词素是词自身的生成材料，所以词素从属于词汇，是语言的词汇成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中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词素、词、熟语）的总汇。这个总汇不是众多的成员之间彼此孤立地简单堆积，而是一个互相对立、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完整的体系。只有如此，词汇才能成为语言的成分，做为交流思想工具的材料，完成交际任务。所以，词汇是许许多多词汇成分的聚合体，是个集体概念。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语，一篇文章里所有的词、语，一本书里所有的词、语，

一个人所掌握的许多的词、语，都可以称为“词汇”。通常我们说一种语言的词汇很丰富，一个作家掌握的词汇很丰富，某本小说的词汇很贫乏，就是指其所包含的词、语或多或少而言。故此，一个词不能叫做词汇，也不能用数量词衡量词汇。词和词汇是有严格区别的。

我们观察词汇的丰富或贫乏，往往着眼于词、语的数量多寡方面，其实词汇的纷繁性如何，词义丰富的程度怎样，词的色彩情况等等都是判定词汇丰富与否的重要方面。我们说现代汉语词汇是以丰富多彩著称于世，就是从这个总体方面认识的：(1)现代汉语词、语的数量多，十分浩瀚；(2)它包含多种类型的词：古语词和现代语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专用词和非专用词，固有词和外来词，常用词和非常用词，基本词和非基本词，等等；(3)词义丰富，容量大，一个语音形式往往表达较多的意义，拥有大量的多义词；(4)词的色彩丰富，有情态色彩、格调色彩还有形象色彩，等等。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要素，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说：“……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①词汇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可以从它与其它语言要素——语音和语法的关系来说明。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的物质承担者。没有它，语言就无法存在。然而语音却不能离开词汇而单独存在。语音离开了词汇，它只能是一般的声音而不是与一定意义结合起来的语音。因而，研究某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总是要通过该语言的词汇来探讨。语言的构成，固然也离不开语法，语法是使语言成为有条理可寻的一套规则。但是语法并不是凭空存在的，它是通过词与词发生关系或词的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所以，没有词汇就谈不到有什么词与词的结构关系和词的形态，语法规则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此外，词汇也最能反映语言发展的状态。斯大林说：“词汇

反映语言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末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②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最丰富的语言之一，这与汉语词汇的异常丰富是分不开的。

可见，词汇在语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形式，语法是语言的间架的话，那么，词汇就是语言的主体。

研究语言材料的科学是词汇学。对词汇材料的研究，根据研究的目的、要求的不同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因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词汇学。

根据研究的范围大小不同，有广义词汇学和狭义词汇学之分。前者包括语义学、词源学、词典学、修辞学；后者主要是研究词的性质、词的构成、词义及其发展、词汇的构成和发展种种规律。根据研究的对象不同，有普通词汇学和具体词汇学之分。前者是研究世界各种语言词汇共同规律的科学；后者是研究某种具体语言词汇规律的科学。此外，根据研究词汇的方法不同，有静态词汇学和历史词汇学之分。前者是共时地断代地分析语言词汇现象，后者是历时地动态的研究语言词汇现象。

这本《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作为一本词汇知识读物，它是以现代汉语词汇为研究对象的具体词汇学，是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概貌进行一定的共时描绘的静态词汇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了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问题。

二、词 汇 层

词汇，是各种词汇成分的聚合体。如果说整个语言词汇，也有内在的结构形式问题，那么，这种结构形式，就是构成成分相聚合的形式，区别于语法的组合序列的结构形式。这种聚合，不

①②斯大林《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页。

是一片散沙式的聚合，而是词汇成分彼此在音、义、结构、色彩，以及它们在词汇中的地位、作用等各个要素上，矛盾统一的、相互制约的联系着的聚合，一种系统化、层次化、网络化的相互联系的聚合形式。而各种词汇成分层次化的联系，就构成词汇体系中的各种词汇层。

词汇里不同级次的词汇层，是构成词汇体系的不同平面。从词汇的整体着眼，整个词汇成分，分属三个层次：(1)词素；(2)词；(3)熟语。词素层是构成词汇层的最低级次，是词自身生成的材料，没有它，词无从产生，因此，它是构成词汇另一层次——词层的材料和基础。作为高于词素层的词层，又是构成词汇最高一个级次——熟语层的材料和基础。没有词，熟语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词汇成分之间，这种层递的联系性，是词汇体系性的一个重要侧面。下面具体谈谈这三级成员的性质。

(一) 词素

词是词汇的基本单位，词本身仍可再进行结构分析。如“秋千架”一词可再行分割为“秋千”和“架”两个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片段。“秋千架”一词就是由这两个音义结合物，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后者就是构成前者的结构要素——词素。所以，词素是构词的材料，是构词时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

人们交际、交流思想，既靠运用词汇中的既有的词语，又要不断创造新词。新词的创造，在人类已经有了语言的条件下，总要以既有的语词或由既有语词转化来的专门用于造词的词素为材料。就这一点来说，词不仅是一般语句的建筑材料，也是词的本身再生、再创造的构词材料。那些专职用于构词的词素，从语言三个组成部分——语音、词汇、语法的划分来看，它们自应从属于词汇。在词汇里它们失掉独立实现词的称谓功能的作用，只在构词时独立运用，作为词的构成成分而存在，自然应该是小于词，比词低一级层的词汇单位。而一般语词，当它作为构词材

料，以词素的身分出现时，此时此地，自然也是小于词的词汇单位，和专职词素处于同一级层。

现代汉语里的专职词素，如“耳”“目”“骨”“肤”“奴”“视”“创”“促”“啸”“艰”“困”“者”“构”等，都是由古代汉语词转化来的。它们有音有义（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可以划分分为一定的词汇类型，从属于一定的词汇系统。由于它和构词法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些问题将在“构词法”一章中来论述，这里从略。

词素和汉字并不是同一现象，有人把两者混为一谈，认为词是字（汉字）构成的^①，这显然不妥。构词的材料是词素而不是字，这可以由以下几点来说明：

1、词素是构成词的要素，没有词素，词就不能产生和存在；字只是词的书写符号，没有字，只是使词无法获得书面形式，并不能影响词在活的口语里产生和存在，因为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就有了语言，有了词。

2、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汉字记录，却不能用不同的词素构成。如“仿佛”一词可以写作“仿佛”，也可以写作彷彿，却不失为同一个词。但如果把“仿佛”一词改为“彷彿”，这就成为另一个词了。

3、词素都有一定意义，词素意义和由它构成的词的意义不论有多大距离，总有某种程度或某方面的联系；汉字有的可以没有意义，有的字义可以和它记录的词的意义风马牛毫不相及。如“马虎”“伦敦”等字义与词义就毫无相通之点。

所以，既不能把词素和字混为一谈，也没有必要拿“字”这个术语再来指称词素。字是记录语词的书写单位，自应排斥在词汇现象之外，词素是语词本身的结构单位，也是用于造词的单元，自然是包括在词汇之中。

^①见《汉语语法中字和词的问题》。载《中国语文》，一九五七年一月号。

(二) 词

任何语言都是由许多一定声音代表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构成的。这些语言单位有“句子”、“词组”、“词”、“词素”等几个级次。而这些单位，特别是邻界单位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互为界限，互相转化的。“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孤独拿来看，把它看作是与其周围现象没有联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不可了解的东西，因为自然界任何部分中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现象，看作是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它就会是毫无意思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现象，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它就是可以瞭解，可以论证的东西了。”①词的邻界现象是“词素”和“词组”，因此，要想揭示词的属性，就必须把它放在与“词素”“词组”的联系中来加以论证。阐明什么是词，实质上也正是划分“词”和“词素”，“词”和“词组”的界限问题。

词是音、义的结合物。音、义结合是所有语言单位的“共性”，只具备这一属性当然还不足以为词，词还有自己的“个性”，靠这种个性和其它语言单位相区别。

词，做为词汇的基本单位，主要以其实现词汇的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时的独立性，而区别于小于它的结构单位——词素。词，做为造句的最小单位，主要以其在造句时的整体性或定型性，不再为句法规律所渗透，而有别于大于它的造句单位——一般词组（或自由词组）。

词汇的基本功能是给客观事物、现象以称谓，做为语言的建筑材料而存在。作为词汇的基本单位的词，它首先必须有独立实现称谓功能，独立用于造句的作用。词素则是语言的造词材料，是造词时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做为词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①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35页，一九四九年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

分而存在。所以，有些词的词素，如“伟大”的“伟”，“祖国”的“祖”，“牙齿”的“齿”，“毛巾”的“巾”，在现代汉语里就根本不能独立用于称谓有关的事物、现象和概念，不能独立用于造句，如把“牙”叫“齿”，“刷牙”说成“刷齿”，把“毛巾”叫“巾”，“生产毛巾”说成“生产巾”，在现实语言生活中就缺乏明确感。有些词中的词素，如“江山”里的“江”和“山”、“大米”中的“大”和“米”，它们在其它场合虽然可以独立用于称谓有关的事物、概念，独立用于造句，但是，它们在“江山”“大米”这种词里，此时此地也失去了独立称谓和造句的作用，只能做为这种词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凝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用于称谓和造句。如果把它们仍做为独立的词来理解，把“江山”理解为实际的“大江”“大山”，“大米”理解为“颗粒很大的米”，就要产生歧义。因为“江山”实际上是指国家的“整个领土和版图”，“大米”是指稻子脱壳后的子实。所以，词素只是构词时独立运用的单位。而“伟大”“祖国”“江山”“毛巾”“大米”等词，情况就不然，它们完全可以独立用于指称有关的事物、概念，独立用于造句。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万岁”“社会主义祖国的江山如此美好”，这对现代汉族人民来说，都会有个共同明确的理解，表现了它和上述的词素根本不同。所以，能否独立和是否独立地执行称谓功能和造句功能，就成为词和词素的根本分界。

词是词汇单位，也是语法单位。在“词”“词组”“句子”三个不同级次的语言单位中，词是处于最基层的，是独立用于构成语句的最小单位。词在造句上的最小单位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整体化和定型化，不能按句法规律来加以扩展或变形。因为，词一般都是既存于语言词汇中现成的要素，词的现成性，也就要求它要有个相对稳定、定型的形式，否则也就丧失词的存在意义。所以，词不论其音节多少，结构如何，是由单一的音节和词素构成的单音词、单纯词，还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词素构成

的多音节、合成词，都是做为一种现成的单一性的单位而用于造句的。句法的规律，只制约着词和词的组合，不能作用于词的内部，在这一点上，词完全区别于一般的词组。因为，一般的词组总是人们在言语活动中，按照造句规律临时组成的，无所谓同词一样的现成性和定型性，在不违反语义逻辑的条件下，它完全可以根据句法的规律来扩展或变形。例如，“新水库”这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就可以扩展变形为“新的水库”“新出现的水库”，

“光荣、伟大”这个联合词组，就可以扩展或变形为“光荣和伟大”“光荣而伟大”“伟大而光荣”。而“水库”一词的内部结构虽然也是一种偏正关系，“光荣”、“伟大”两个词的内部结构虽然也是一种联合关系，但都不能有类似的扩展或变形，说“水的库”“光和荣”“荣而光”“伟和大”。这就违反了社会对这些语词的习惯用法，破坏了词的形式和内容既成的统一性，使其丧失称谓的作用，而为语言的规范所不许。所以，在造句上，是否定型、是否能按造句规律来扩展或变形，就成为词与词组的重要区别。①据此可知，“红颜色的花”的“红花”、“黑颜色的板”的“黑板”、“用纱布裹腿”的“裹腿”、“咱俩拉手”的“拉手”，都可以按造句规律来扩展，就是词组；而与此同形或形类的指称一种中药的“红花”、指称一种教具的“黑板”、指称一种服饰的“裹腿”、指称门上把手的“拉手”，就不能按造句规律扩展，就都是词。

词的定型化，不能按造句法来扩展，和词在结构、构成上的特点也是密切联系的。词的构成服从于构词法，构词法和造句法虽有密切的关系，但究属不同范畴的现象，彼此有相当的差异，因而有些词也就因此很难扩展为词组，而保持自己的定型。例如，词的构成成分往往是根本不做词用的专职词素，或是专职词素加非专职词素，词组的构成成分一定是词，所以，像“木器”

①像“睡觉”“洗澡”等词中间可以插入数量词或助词，扩展为“睡一觉”“睡了觉”“洗一个澡”，这是不能援引、类推的习惯说法，是少数现象。

“牙齿”“巩固”“记者”“民主”“耳目”“牺牲”“坦然”等等，只就构成成分看，就根本不能扩展为词组，而只能是词。词的结构较之词组有很大的压缩性，如“红旗”“皮鞋”“火热”“电车”等，要扩展为相应的词组，该是“红色的旗”“皮子做的鞋”“像火一样的热”“用电推动的车”，同时，形式尽管扩展得如此复杂，可往往还不能尽善尽美的表示出原来的词义。因而，这种结构也不宜扩展，是词而不是词组。诸如此类，例不尽举。

另外，词在语音形式上也有不同于词组的一定的特点。词的语音形式多为双音节，除少数音译词和带有特定词缀（如“主义”）的词外，很少是四个或四个以上音节的。整个词的读法，音节间或词素间也没有停顿（或服从一定的重音格式）。这也正是词在造句上的最小单位性和整体性在语音形式上的表现。而词组就不然，四个或四个以上音节的词组是很常见的。复杂词组的读音，在词和词间也总可以有一定的停顿，说明它在语音形式上也不具备词一样的整体性。所以像“木箱儿”“胶轮儿”是词，而“木头箱子”“胶皮轮子”就是词组；“高中”“支书”“共青团”是一种特殊的词（由名称转化来的），而“高级中学”“支部书记”“共产主义青年团”就是一种特殊的词组（名称性的固定词组）。

总起来说，词是称谓上和造句上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词素虽然也是一种最小单位，可是它不能独立用于称谓和造句。词组虽然能独立用于称谓和造句，但它不是最小的而是较大的单位。

当然，词和词素、词和词组这些不同的语言单位的具体成员间，不论在语言历时的演变中或共时的变化里，都可能相互转化。如“巾”“齿”等古汉语词，已转化为现代汉语的词素。现代汉语中的词，在被用为构词材料，作为其它词的词素时，此时此地，它已失掉词的特性，取得词素的属性，也就转化为词素。如“红”“旗”二词，用于构成“红旗”一词时即是。“上马”